

知夏

江山如墨，天涯归家，唯有绮罗香如故。

作品

绮罗香



古典才情
美女作家

知夏

许你一场烽火狼烟的
旷世奇恋

她是小城孤女

命运的离愁令
她须臾间交付痴心

他是末世王爷

一生戎马
却只余举世倾国之殇

不借阴谋，
不慕相思

这尘世间极尽一切的瑰丽
都及不上

『得到一心人，
白首不相离』

知夏

作品

绮罗香 [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绮罗香 : 全2册 / 知夏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530-6

I. ①绮… II. ①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4825号

书 名 绮罗香(上、下)

作 者 知 夏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石 颖 夏 童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张 静 朱亚彤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406千字

印 张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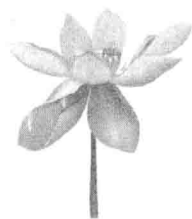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530-6

定 价 49.80元(全二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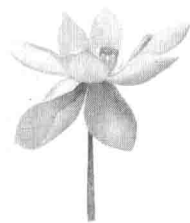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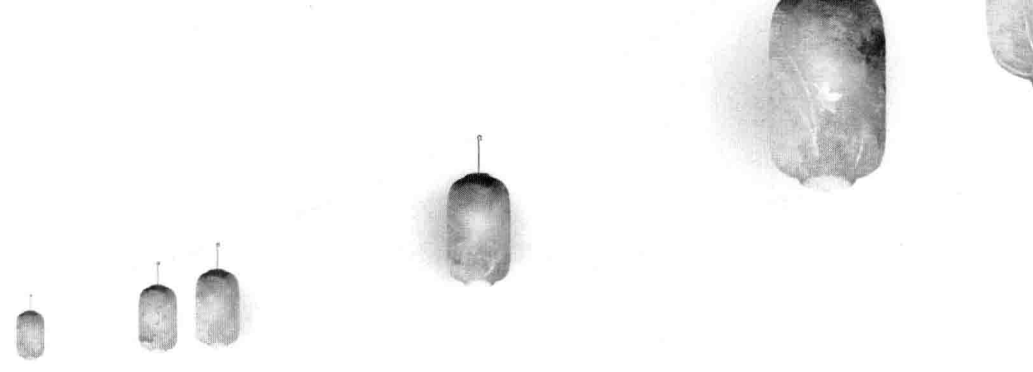


118	108	097	086	074	062	050	040	028	016	001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章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一章
御街行	铁狸狂	庆宫春	步步莲	四合香	解连环	步蟾宫	苏幕遮	念奴娇	谒金门	隔帘听

目录



233	229	218	207	194	183	172	161	150	140	129
后 记	尾 声	第四十章 忆王孙	第三十九章 乌夜啼	第三十八章 归帝京	第三十七章 怜薄命	第三十六章 破阵子	第三十五章 水龙吟	第三十四章 劝金船	第三十三章 凤求凰	第三十二章 相见欢



第二十一章

隔帘听

月过碧窗，露低红草。中山王府内新植的几株西府海棠刚抽了花蕊，月下瞧着朦胧又婀娜，微风一送，清香芬馥，十分的宜人。澄心陪着刘霖吃过晚饭，瞧见她面色有些发白，关心地问道：“可是哪里不舒服了？”

如今刘霖已有四个多月的身孕，身子便有些显出了笨重，天气又闷，微微一动背上就薄有汗意。她忍着身上的不适，强笑道：“是有些气闷。”澄心知她生性爱洁，恐怕是耐不住这室内的燥气，便让人从家里搬了张玉凳过来，说道：“这玉凳是侯爷赏我的，我觉得太凉，恐怕妹妹如今正适合用这个。”刘霖是识货的人，一眼便看出这玉凳雕工不凡，乃是用整块的白玉雕成，心中感念她的心意，便收了下來。澄心又吩咐两个侍女在旁打扇，凉风阵阵，玉凳冰润，刘霖坐了一会儿果然觉得舒适不少，便对澄心感激地说道：“劳堂姐挂心了。”

澄心道：“你我一脉同支的姊妹，又是患难之交，还说这些做什么。”她略打量了刘霖微微隆起的肚子，又道，“你如今怀着身孕，王爷也不在身边，真是怪可怜的。”刘霖抚了抚肚子，有些不好意思地道：“总觉得肚子里的这个怪不安分的，不如怀瑾儿时适宜。”澄心笑道：“看来这也是个顽皮的，又该是个小世子了。”刘霖直摇头：“我倒希望是个女孩儿，乖巧柔顺些。”

正说话间，只听外间有声响，刘霖难得地舒展开了眉目，吩咐樱桃道：“去看看是谁来了？”樱桃抿嘴一笑，打趣地道：“咱们夫人盼着王爷，盼得都望眼欲穿了。”刘霖面上一红，用扇子拍了她一下：“还不快去看看。”不一会儿樱桃便回来了：“是宫里的俳优来了。”

刘霖略有些失望，可即便觉得奇怪：“今日没有叫过啊。”

“奴婢也觉得奇怪，”樱桃侧头想了想，“该不是宫里弄错了吧，要是夫人不想看，奴婢就让他们回去。”

“罢了，人都来了，让人回去作甚，”刘霖看了看澄心，说道，“左右今日堂姐也在这里，就让他们在碧梧轩里演吧。”碧梧轩是石虎让人搭的戏台子，如今动工几个月了，戏台子大致都搭妥当了，还有几十根楠木料堆在台子旁边，却是顶上藻井备用的。

澄心瞧了一眼便笑了：“王爷是个有心人，难得这碧梧轩搭的跟从前一样。”

长安的宫中也有一处碧梧轩，便是过去专供刘霖看戏的地方，也是这样青砖粉墙，上面覆以小青瓦，只不过檐廊雕的龙凤撑拱如今改作了狮子戏球。澄心当年也曾是轩中常客，如今在异乡乍见这戏台，难免有些感慨。要知道这戏台可是大有讲究的，看楼、长廊雕龙画凤倒也罢了，难得的是三连贯藻井都是同心圆穹窿攒顶，盘筑结顶于一块铜镜上，远观去如碧浪涛涌，又似霞光初覆，真是精美难以描画。

樱桃笑着插口道：“听说侯爷可是从万军之中将您救了出来，难道还能对您不好？”澄心面上微红，低低地道：“侯爷对我不薄。”刘霖见她神情寥寥，想来也有言不由衷之处，只不过人如寄萍，都有苦衷，她便拍了拍澄心的手，柔声道：“堂姐，咱们去看戏吧。”

宫中素来养着许多俳優，多是吹唱俱佳的优伶，每逢节庆便在宫中宴席娱宾，偶尔也有皇亲贵胄的府上请去演上一场，倒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因着刘霖爱看戏，石虎便吩咐过内府，故而经常会有俳優来府上排演新戏，下人亦是熟稔得很，不多时就在府里新搭的碧梧轩中支开戏台，又选了最荫凉的一处布置了美人榻，安置了冰镇果子、细软糕点，也不一一说尽。

只听铜锣一响，戏台上支起了一块小小的幕布，却有几个骑马的人在幕布上显现。这是北方惯演的皮影，樱桃她们跟着刘霖瞧得多了，便凑趣笑道：“夫人您看，那个骑高头大马的将军可是像王爷？”

骑马的人中，最高大的一人头戴银胄，器宇轩昂，果然是顶不凡的。刘霖瞧着亦是抿嘴而笑，便是澄心也笑道：“可不是吗，果然是和王爷有几分相像的。”

却听幕后的人忽然大喝一声：“此番出兵西征，众将听令！”接着便有另一个人的声音道：“请中山王示下。”

台下的人都怔住，澄心笑得掩了口：“果真是编排的你家王爷。”

刘霖面生绯红，笑着啐道：“内府这些人越发大胆了。”樱桃轻轻打扇，笑

道：“还不是看咱们夫人太过于思念王爷，才编了戏词来解夫人的相思之苦。”

说话间，那台上倒是有模有样地演了起来，又是点将，又是出兵，闹腾腾好不热闹。宫中原有这种奇技优人，一人能模仿千军万马之声，此时虽无鼓乐，但幕后那人模仿起军马出征的恢弘气势，竟也分毫不差，刘霖她们听着，仿若身临其境。

忽而台上场景一变，赫然出现了一座城门，门上自有“长安”两个大字，只听模仿石虎的那声气道：“吾乃大赵中山王，城内伪帝速速出城投降。”

樱桃还不得什么，可原本微笑的澄心，看到这里忽然面色一变，不由得向刘霖看去，却见刘霖已经坐直了身子，一眨不眨地盯着那幕布。

少顷，又是兵戈声、厮打声，两军在城下好一番激烈厮杀，台上的皮人打得激烈，台下的刘霖紧咬双唇，仿若要把那幕布看穿。一旁的澄心是心下雪亮的，便劝道：“妹妹，别看了，先让人扶你回去歇歇。”

刘霖纤细的手指死死地扣住榻上的软垫，厉声道：“不许停，让他们演。”

澄心不敢再劝，心里却暗暗打鼓，再瞥眼台上忽然又换了幕景，显然是中山王打了大胜仗，一个人站在高处，依旧是银胄披身，底下跪着一个头戴帝冠的瘦小之人，颤颤巍巍的双手捧着玉玺：“罪臣愿降。”

故事演到这里，便是再无知的人也该有几分觉察出不对。石福跑来忙道：“还演什么，都退下去。”台上锣鼓一响，几个操控皮影的俳优戛然而止，木木地站在台侧，不知该做什么好。

刘霖猛然站起身来，怒目而视石福，咬牙道：“你如今也做得了我的主了。”

石福跪在地上，低头道：“老奴不敢，只是夜色已晚，还请夫人回去歇一歇。”

澄心硬着头皮劝道：“好妹妹，何苦和这些人一般见识，先回去安歇吧。”

刘霖盯了他们俩一瞬，忽然大步绕过他们，一把掀开了台上的幕布，她的目光停留在幕后的人身上，忽然愣住，只见幕后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双目紧闭，竟是盲的。

许是听到动静，她朗声道：“世事如大梦，夫人，你还未醒来？”

澄心悄悄抬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坐在幕后曼声模仿千军万马的优人，竟然是这样一位白发苍苍的盲眼老妇。她面色一白，忙道：“在贵人面前怎能这样无礼。”

刘霖却如遭雷击，竟是站立不稳，半晌方才喃喃道：“你唱的都是真的？”

那老妇人嘴角浮起一抹极浅的笑意，她原本的声音倒是沧桑得很：“内府怎样

编排，老身便怎样唱。至于戏中之事是真是假，明日中山王押着刘氏伪帝入京，到时候万民在铜驼街上掷石而观。至于千刀万剐的法场上，更少不了夫人您的一席观座，又何必问老身真假？”

“你大胆！”石福别过身去，训斥她道，“还不住口。”

“夫人！”那老妇人忽地站起身来，空洞洞的双目直视刘霖，瞧得众人脊背发凉，却见她的双目竟是生生被人挖去的，只留下偌大的两个空洞。她忽地凄厉一笑，大声道：“老妇人半截身子都没入黄土了，此生再无牵挂，只求入土前点醒一人。有人以身侍仇人，还能想不入阿鼻地狱？”她言既如此，忽地从袖中翻出一把匕首。众人大惊，石福忙道：“保护好夫人。”

却见那老妇人径直将匕首插入自己胸口，倒下已是没了气息。

一时变故迭起，众人都吓得呆了。澄心尖叫一声，身子一软，瘫坐在椅子上。石福最先反应过来，忙道：“快叫明堂的守官来，再派人去请冉将军来，将这些作乱的优人都抓起来。”

“住手！”刘霖忽地开口，声音格外冰冷，“这里的人，谁都不许动，都待在这里。”石福望向她，大声道：“夫人，你这是何意？”他的语声亦是有力的，竟是不顾刘霖的积威要与她对抗，“内府派这优人来府里唱曲，必是要对王爷不利，怎能不告知王爷？”

“你适才说，要去叫冉将军来？”刘霖忽然直视着他。

石福一时语塞，却不甘屈服，硬着头皮道：“冉将军数个时辰前来过，夫人恰在休息，老奴便没有报知夫人。”果然如此，那老妇人唱的曲词一句也没错，冉闵既然已经回京，石虎的大军想必真的已在城外了。刘霖心中巨动，面上却不露半分，只微笑道：“好，好。”她俯下身去，拔出那老妇人胸口的匕首，仔细端详了一瞬，忽然极是干脆地插入石福胸口。

石福不敢相信地睁大双眼，尚不明白她为何下此毒手：“夫人……”他大喊了一声，声音凄厉，身子却慢慢软倒，最终睁大双眼躺在地上。

刘霖蹲下身来，从石福怀里摸出一物，紧紧攥在手心。她站起身来，径直向外走去。

“妹妹，”澄心到底知晓内情，情知此时的刘霖必是反常的，追在她身后低低地劝说道，“你不要冲动。那曲词里的事未必是真的，明日等见过王爷……再做分晓。”

“再做分晓？”刘霖睁大眼望她，平素里一张俏脸此时只是通红，目中更露出

无限讥讽，“你也是我刘姓骨肉，你站在我的立场想一想，石虎他先刃我父，又擒我骨肉兄弟，我还与他见面作甚？”

澄心哑口无言，血亲之仇确实是无法化解。反倒是刘霖又开了口，这次声音却很平淡：“樱桃，把孩子抱来。”樱桃应声进了室内，澄心见刘霖神情不对，便道：“我去看看孩子。”说罢，也跟樱桃进了房中。

樱桃从床上抱起了熟睡的石璠，正要出去，澄心却拦住了她，低声道：“先别忙着出去。”

“这是为何？”樱桃睁大了眼不明其意。

澄心低声道：“刘霖性情最是刚烈，今日激愤之下不知要做出什么事来。我先去候爷来，你记得万万不可把孩子给她。有什么事就来武威侯府上找我便是了。”说罢，澄心便从后门出去了。樱桃抱着石璠从房里出来，站在书斋门口却觉得热浪袭人，她一抬头，顿时惊骇住了。火是从碧梧轩燃起的，木料上新刷了油，此时噼啪作响，而平素里石虎居住的南庭一带竟成了一片火海，素日里石虎珍藏的典籍书信，此时都投在火中，夜幕里只见火光冲天。

而刘霖就站在门口，一手引着火折，看着热浪滔天，目色赤红，竟似颠魔。

“樱桃，樱桃！快把孩子抱来。”刘霖忽然想起什么，回身大喊起来。

见她这样疯魔，樱桃哪里敢应声，她慌忙间抱着孩子藏在大门后，动也不敢动弹。

刘霖到卧房里找了几遍，也没见樱桃。她倒也不急，只面无表情地慢慢回头看了一眼，樱桃远远地瞧见她面上的神色竟是从未见过的漠然。

长长一根火折，燃得快尽了，便只剩一点细小的光焰，转眼灼到她的手指。刘霖仿佛此刻才感觉到痛了，便将火折向身后一抛，竟是大踏步地向外走去。

樱桃躲在门后，见她走得远了，这才敢慢慢挪出身来。此时整个中山王府都在一片火海中，头上的大梁正好被烧得霹雳作响，带着熊熊的火焰，恰好从头顶跌落下来。樱桃避闪不及，双手牢牢护住孩子，紧闭双眼，只等那重逾千斤的木梁迎头而下。

轰然一声，大梁彻底倒塌下来，樱桃只觉身上发热，却没有灼伤疼痛的感觉，她微微睁开眼，只见那大梁恰好落在离她只有数步的地方。

四下里只有火光冲天，周遭一切都被熊熊烈焰所包围，天地间只有一片炽热的红色，灼得人睁不开眼睛。樱桃侥幸捡回一条命来，再也不做多想，抱着孩子就往外跑去，要离开这修罗殿一般的烈焰道场。

深宫重重，有一红衣女子亦是在冰冷的石阶上狂奔而行。偶有巡更的侍卫拦住她，却只见她左手高举通行的令牌，便放了她进去。

黑夜中依稀难辨道路，所幸她还记得上次入宫的途径，并不费许多工夫，便到了芙蓉殿外。四下静悄悄的，竟无宫人值守，殿内亦是黢黑一片。

只有玉阑干内牡丹盛放如昨，可赏花人再无从前心境。刘霖立定脚步，忽然大声喊道：“中山王府侧妃林氏，求见陛下！”

并无人应她，她心里不甘，左手在袖中握了拳，掐得掌心痕印深深，大声又喊了一遍。

却见芙蓉殿里烛光一闪，便有内侍匆匆出来，正是那日见过的在徐妃身旁服侍的人：“是何人在殿外喧哗？”

刘霖心下一横，再不想许多，朗声道：“妾夤夜而来见陛下，所为中山王石虎谋反一事，请陛下赐见。”

她话音刚落，却见徐妃扶着一位矍铄老者缓步而出，徐妃容色娇艳，虽尤带三分睡眼朦胧，态度却是亲和伶俐的：“林妃怎么这时辰入宫来了？”又对那老者柔声道，“这位是中山王的侧妃林妃，去岁刚诞下璿儿，陛下还抱过那孩子呢……”

那老者却不容她絮叨，只定睛在刘霖身上一转，自有一股威严气度：“你适才说什么？”

此人便是石勒了。

刘霖心思拿定，却不愿跪他，只向他行过礼，站在一旁，声音清冷入骨：“臣妾林氏，要告发中山王石虎忤逆不孝、作乱犯上的大罪。”她顿了顿，说道，“其一，告中山王石虎擅作威福、私养兵士、谋心不良；其二，告中山王石虎狂悖欺罔、自恃功高，口出丧心病狂之言……”

她历数石虎的罪过，口齿偏又清爽，一字字说来，众人无不霍然色变。石勒越听面色越沉，大声道：“你说的可有实证？”

刘霖抬起头来，抿紧双唇：“三十万大军在城外集结，便是中山王石虎谋位篡逆的铁证；至于他妄自尊大更是从来便有，昔日陛下封王时，他曾对妾私言‘主上自从建都襄国以来，端身拱手，坐享其成，靠着其身当箭石，冲锋陷阵。他日主上驾崩后，必不让主上身边那一帮小子妾妇活命！’”

徐妃闻言乍惊，竟如梨花带雨一般扯着石勒的袖子痛哭起来：“臣妾一心都为陛下，为陛下抚育幼子，却怎知得中山王这样憎恨。”

石勒听得怒极，望向刘霖道：“你又为何要来告发他？”

刘霖早知会有此问，她不慌不忙、淡然抬头直视着石勒道：“妾不愿为虎作伥。”

“好一个为虎作伥，”石勒忽然仰面而笑，众人都吓得呆了，徐妃连连去拉石勒衣袖，竟不知他是否气得疯了。石勒忽然眸色陡深，他生性狐疑猜忌，厉声道：“你身为中山王侧妃，竟然冒死告警，究竟是受谁指使？”他话音沉重，如重鼓敲在众人心间。徐妃目光躲闪，却也悄悄低下头去。

刘霖面色惨然：“指使？我与他血海深仇，不共戴天，何用人指使而来？只盼陛下看清麾下爱将，不要再重蹈前朝后尘。”她神情凄厉，面目惨白，忽地深深望了石勒一眼，转身猛然向芙蓉殿外巨大的铜鹤撞去。

“快拉住她！”石勒大声道，左右宫人赶忙去拉扯刘霖，可哪里还来得及，她一头撞在铜鹤上，顿时血流满地，哪还能活命。

“林妃好生刚烈。”徐妃低低叹息一声，目中露出一丝惊恐，身子后缩，小声道，“她以死谏，必是事出有因的。”

石勒心中那三分怀疑，早随着刘霖的香消玉殒而逝去，他此时心念一转，恼怒道：“星夜使人收了中山王石虎兵符印信，令他明日独身回宫见朕。”他盛怒之下，转身拂袖而去。

内侍面面相觑，这旨意不伦不类，如何传下去。

徐妃却极是镇定的，她不动声色地扫了一眼地上刘霖的尸身，目中闪过一丝笑意，道：“还不快去传陛下口谕，此事机密，就着秦王赵王来处理。”她说着微微一顿，又道，“让武威侯田戡也来。”

“是。”内侍们如梦初醒，赶紧躬身退下。

徐妃走回殿中，却见石勒倚着一张白玉靠席，面上都是倦色，竟好似老了十余岁，见她进来，也不过只抬了头，却重重叹道：“出征前，季龙还为他这个姬妾求了封赏，要朕等他凯旋之日册封这林氏为正妃。谁想到今日竟是她来告发季龙，又撞死在御前，以至于她的幼子襁褓中就失去母亲。”

听他用小字来称呼石虎，徐妃便知他适才虽然愤怒，但隔了会儿这种怒意就消退了，竟是心内有大半原谅了这个跟随自己多年的侄子。

“林妃既然是中山王贴身的亲近之人，难免比旁人知道的多些，许是妇人无知，一时想岔了……”徐妃素知石勒性情，见他面上微微色变，忙装作无知，仰着的俏脸上带着愁容，却又转了话锋，“臣妾适才也急躁了些，现在静下来一想，中山王深受陛下深恩，从来都是忠贞不贰的，必不会存此狼子野心的想法。”

“想不到他暗中咒你母子，你竟还这样善良，不愿在背后中伤他。”石勒望向徐夫人的目光中果然多了几分怜惜，却仍是摇头道，“朕的大哥故去得早，嫂嫂也受我兄弟名声连累，被族人逼得改嫁。只有这个侄儿孤苦长大，我寻到他时，他已十一岁了，跟在我身后从来都是不声不响，可打仗时最是勇敢，好几次都冲在我前面，有人嫉他都说他是贪功冒进，其实是他深知朕的左手受过伤，不愿让人发现朕左边的破绽，甘愿在前为朕抵挡，这份骨肉之情……”他抿了抿唇，如嚼苦榄，“……当年连昭武皇帝在军中见了，都要赞一声‘孺子可教’。想不到今日，却与朕背心如此……”

“朝廷上的事，臣妾不敢多听。”徐妃目光一闪，心知他终究还是念及了骨肉亲情，这会儿怕是后悔在人前驳了侄子的面子。她心知此事不可操之过急，一边不动神色地向一旁的宫人递了眼色，一边却笑着挨到石勒身旁，扶着他的胳膊，轻声细语道，“陛下，这里被血污了，怪怕人的。今夜陛下陪臣妾去麟仙宫住吧。”

石勒见她这样柔弱，也生了几分爱怜之心，又喜她知礼安分，便拍了拍她的柔荑，笑道：“好，朕陪你过去。”

熊熊烈焰，照亮了半壁洛阳城。

城中百姓大多从睡梦中惊醒过来，远远眺着城南的滔天炽焰面露惧色。更有许多年长的人忽地想起多年前的旧事，目中露出惊惶的神色。

武威侯田戡的府邸就在临街的巷口，此时澄心跪在他脚下，哀求道：“侯爷，请您派人去中山王府看看，我担心霖妹妹做出什么事来。”田戡听她说完了晚上的经过，皱起了眉头，思忖道，“你刚才说是内府派了俳优去中山王府演戏？”

澄心点了点头，哭道：“谁想到内府的人吃了熊心豹子胆，竟然编排这样的戏。”正此时，府里的下人大声来通报道：“侯爷，大事不好，好像是中山王府着火了。”

澄心顿时慌了神：“侯爷，快派人去看看吧。”

“先不要慌，”田戡却很冷静，问那下人道，“是什么时辰的事？现在如何了？秦赵二王府里有什么动静？”

“约莫是两更的时候，中山王府起了好大的火。这会子秦王派人递了名刺来，要您入宫去。”

“就说本侯病了。”田戡一眨眼便想清了其中的险恶，冷笑道，“想拖本侯下水，有那么容易吗？”

澄心哭着拉他的衣袖：“那霖妹妹怎么办？妾放心不下。”

田戡道：“现在是非常之时，你不要惹麻烦，我不会去，你也不许去。”

澄心一愣，仰面瞧了他一眼，忽然转身向外跑去。田戡怒道：“你干什么去？”澄心头也不回，哪里回他的话。

田戡气得面色发青，到底又挂记她，便对左右护卫厉声道：“你们还不跟过去看看，不许惹出麻烦来。”

等澄心赶到王府前时，大火快熄了大半。府内仍是通红一片，火光冲天，不时伴随着木料燃烧剥离的声音，澄心心急如焚，便指使着护卫冲进去救人。

偏偏宫里早有侍卫把守了中山王府，领头的侍卫却是面生的，板着脸道：“纵火的凶手还未抓住，末将可不敢放您进去。”

澄心急道：“中山王的家眷都在府中呢，若有个好歹可怎生得了？”

那侍卫却半步不让：“末将只是奉命行事。”

正争执间，忽然有人从王府一侧的小巷中奔了出来，拉住澄心的衣袖道：“姐姐，快救救我。”

澄心低头一看，见是一个年轻女子死死抓住她的衣袖，只见面上都是黑灰，一时看不清容貌，脸颊虽然消瘦，但身形却很臃肿。那侍卫亦是一愣，便狐疑地向她投去目光。那女子却是极机敏的，只抓着澄心的衣袖哭道：“姐姐，救我。”

那侍卫心下一凛，大声道：“快绑起来。”澄心忙道：“不可乱来，我是武威侯府上的。”

听到是武威侯三字，那侍卫倒客气几分，却仍不留情地隔开她道：“请您让开，末将也是奉命行事。”

澄心点点头，将一个金簪塞到侍卫手中，小声道：“这是我的妹妹，我接她回去。”

听说是武威侯府的人，那侍卫也未放在心上，转开了头去，满心都是如何执行赵王的密令，府里一个活口都不能放出来，府外一个人也不许放进去。见她们要走，正好松一口气，也不再理她，只顾安排侍卫将中山王府务必密不透风地围起来。

澄心随着她走了数十步远，便急切地问道：“里面的情形怎么样了？”

原来那女子正是昨夜从大火中死里逃生的樱桃，她苦笑了一声，看到四周无人，便小声道：“小郡主请噤声，府里出了大变故，您可别再往里闯了。”

澄心大惊失色，忙催促道：“到底怎么回事？刘霖和璫儿现在又在哪里？”

“这祸事便是从夫人身上起的，她昨夜纵火烧了王府，又闯入宫中，现在生死不明，”樱桃见时间紧促，便简要说了过程，又道，“奴婢从府里逃出来时，听到是赵王的人要把王府看守起来，一个人也不许放出来，便知道事情不好，特地来禀告将军，千万要把实情告知王爷，若不然……”不须她说明白，澄心已是变了脸色，她陪伴在田戡身边，也知道些宫中秘事。赵王秦王素来都是石虎的死敌，怎会不借此做他文章。她沉吟片刻，说道：“你需要我做什么？”

樱桃道：“奴婢刚去找过冉将军，却发现他被扣在牢里。请您放他出来，让他通知中山王，早做防备。”

澄心却有迟疑：“我怎么能救得出冉闵？”

樱桃望着她道：“小冉将军若被他们关着，迟早是个死，小郡主您真能忍心看他死吗？”澄心果然心下一软，咬牙道：“好，我去救他。”

忽地，她又看了樱桃一眼，到底有些不放心：“璉儿在哪里？”樱桃面上略有些不自然：“我已把小世子藏到一个最妥当的地方。”澄心点点头，叮嘱道：“若事情不妙，你便去武威侯府找我，我会保护好阿霖的骨肉。”樱桃感激道：“小郡主放心，奴婢定会照顾好小世子。”

因着怕再出意外，传令官令人把囚车就安放在天然居的后院里，石虎的住处多有亲卫守护，自然是比别的地方更严密。卢松让人在囚车里乱糟糟地堆些杂草，又亲手给绮罗戴上沉重的枷锁，便将她丢弃在囚车里，恶狠狠地道：“老实待着。”今日之事着实是大，他自觉也无法抽身，心中更加烦闷，又重重踢了绮罗几脚，这才觉得有些出气。

几脚恰踢在小腿的尺骨上，疼痛异常，绮罗咬了牙不喊痛，整个人都缩在茅草堆里，抬起头，默默地看向夜空。

竟是出奇明湛的夜色，若一张厚重的深蓝绒布徐徐铺陈开，繁星万点相缀，若绣上的细密银丝。夜幕中，好似有一张熟悉的面孔对着自己微笑：“绮罗，别怕。”她有些惊觉，想伸手去摸，可那张面孔很快就缩回入一片黑暗中，她恍然有些悲意，刘熙已经死了，再不能如从前那样对自己温和细语。

此时这种悲怆才渐渐袭来，让她终于意识到故人难见的伤痛。

寂静中，忽听得身后有人小声唤她：“掌柜的，掌柜的。”

绮罗艰难地回过头去，却见囚车旁不知何时围了几个人，却正是早让他们离开的阿福和桑娘他们几个。

“你们怎么来了？”她心中感动，小声道，“不是让你们先出城去？”

桑娘拉了一把就要大声说话的小胖，压低声音道：“掌柜的，没时间跟你解释这些了，我们这就救你出去。”

绮罗问道：“这里的守卫何等严密，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阿福十分得意地一推沈书生：“有书生的铜算盘在，哪里会有打不开的门？”

“别废话了，快帮掌柜的打开锁。”桑娘亦是催促书生，却不忘安慰绮罗几句，“掌柜的，你别担心，我们在外面等了多时，这里本来有很多人看守，连个苍蝇也飞不进来。刚才不知为何，突然有许多人从店里出去了，那些看守的人也跟着他们上马，往洛阳的方向飞驰而去。那些人走得十分匆忙，我们见看守的人都撤了，这才悄悄跑进来。”

她说话间，沈书生已经拆开了素日不离手的铜算盘，从中抽出一根两头尖尖的铜针，也不知如何在囚车的铜锁上捣鼓了几下，那铜锁果然咯噔一声，竟是开了。

绮罗留神桑娘的话，却有些疑惑：“你是说先有几个人骑马走了，其他的守卫便也都跟着他们走了？”

“是啊，”小胖也插口道，“那几个骑马的人好生阔气，领头那人连马上也是雪白的鞍甲。”

那必是石虎了。绮罗心中念头闪过，夤夜而回洛阳，必是出了大事。

且说沈书生蹲在绮罗面前，看着她脖子上戴的枷锁，却有些发愁。

“书生，快替掌柜的开锁啊。”桑娘见他不动，忍不住催促他。

沈书生仔细看了半晌，忽然大道：“你瞧这锁眼，是用铁浆浇筑了上好的精铜，我这铜针戳进去，哪里能解开，必定会断。”

“那可怎么办？”桑娘急得脸色发白，“那些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回来了，咱们现在不救出掌柜，还等什么时候？”

沈书生回过头，面露难色地小声道：“桑娘，我送你的簪子呢？”

众人皆怔住，目光都投向桑娘，却见桑娘面上竟有三分扭捏之色，迟疑半晌，方从怀中摸出一根乌漆漆的簪子来。

阿福最是嘴快：“书生你什么时候给桑娘送了簪子？”小胖便接话了：“就是前几天，我家公子偷偷摸摸地忙活了好几个晚上呢，锤得叮咚响，吵得我都睡不着……”他话音未落，便哎哟一声叫了出来，又朝向桑娘嘟囔：“你踩我做什么？”阿福眼尖已瞧清那钗的样貌，又道：“咦，这簪子倒是乌眉灶眼得很，书生你也忒小气了，都舍不得打个金簪送我们桑娘。”

桑娘脸一红：“要那些金的银的做什么？”小胖却很不服气，瞪着阿福道：“你懂什么，这是用我们公……公子家的宝贝铸成的，玄铁是世上最坚硬最重之物，这小小的一根玄铁钗，却是多少人千金也买不来的。”

无暇理睬他们拌嘴，沈书生已接了那铁簪，将细的一头戳进锁眼里，摸索着捣鼓了几下，果然开了枷锁。

桑娘赶忙过去扶起绮罗，一手却把那钗收在怀里，小声道：“掌柜的，咱们动作要快些。”绮罗在囚车里关得久了，手脚都很僵硬，好在几个人很便捷地便将她背下车来，阿福最是机灵，先跑出去观望一阵，眼见着四无人，便招呼众人出去。

绮罗行了几步，忽然站住，转身道：“我那个朋友还未安葬。”桑娘急得要命：“好掌柜的，这会儿你自己都要跑不掉了，还顾及别人。”绮罗只是摇头：“你们出去等我，若是他们回来了，你们先走便是。”

桑娘还要再劝，沈书生拉了一把她袖子，对她摇了摇头，桑娘这才作罢，三步一回头地走了出去。

绮罗独自走回囚车边，看了看四周，确实没有地方可以葬人。她瞧着刘熙的尸首躺在冰冷的草堆上，鼻子一酸，从身上解下披衣，轻轻覆在刘熙身上，心中默默念道：“今日不能带你离开了，等他日我若回来，一定好好为你安葬。”做完这些事，她方觉心安，这才在众人的催促下趁着夜幕离去。

在夜幕的掩映下，却有另一行人策马疾奔，所骑的马匹亦是千里挑一的大宛宝驹，此时彻夜狂奔中，马蹄好似离地一般，远远望去，只见一片烟尘弥漫。

为首之人身着银盔银甲，银崭晃眼。此刻他剑眉紧锁，虎目圆睁，满脸都是焦虑之色，却正是领兵出征的中山王石虎。他越想心中越是不安，忽地一勒马缰，那宝驹急急地住了马蹄，口嚼处勒出血痕。他身后那侍卫却是一身黑甲，所乘之马也不如石虎的宝驹，险些勒不住，马蹄一仰，差点把人摔下马去。那侍卫就势翻身下马，有些不安地问道：“王爷何故要停马？”

石虎眯起眼，双手握着马缰，腕上护甲轻撞，其声铮然作响。他却皱眉道：“我越想越是不安，陛下为何夤夜诏我入京？宫里究竟出什么事了？”

“也并没有什么大事，”那侍卫轻咳了一声，思忖着宫里的吩咐，赔笑道，“陛下怕您担忧，不许小的乱说。这会儿也快到了，实话告诉您也无妨，其实是今晚您的侧妃在宫中观乐舞，偶尔受了惊吓有些不适，她到底是有身子的人，未免动静会大些。徐妃娘娘怕您担忧她们母子，这才传旨让您先入宫去。”